

至暗时刻,救援的光突然亮了

——评《里斯本丸沉没》

▶10版·影视

文学历史改编的游戏诗学空间与困境

——从《黑神话:悟空》说开去

▶11版·热点

教育题材的新景观与新思考

——也评电视剧《春风化雨》

▶12版·文艺百家

援外主题电视剧的创作启示录

——以《幸福草》《欢迎来到麦乐村》等为例

潘丹丹

讲述医疗援外故事的《欢迎来到麦乐村》陆续亮相非洲多国电视台,聚焦我国菌草科研团队“菌草援外”曲折历程的《幸福草》则刚刚结束在央视的首播。一段时间以来,援外主题电视剧的故事广度与主题深度得到进一步开拓,实现了中国援外故事的连续性书写,也给当下援外题材的持续性创作提供深度思考的契机。

生成语境: 援外主题电视剧创作的時代意义

中国援外故事的创作经验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伴随中国综合实力的日益增强,国际格局的深刻调整,从而形成的一种有意识、主动性的题材选择和叙事倾向。尤其在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大背景下,援外主题电视剧跃升为展示中国力量、传达中国温度的重要交流窗口。

较之既往着眼中国公民远赴海外打拼奋斗的故事文本,近几年热播的《和平之舟》《一起深呼吸》《埃博拉前线》《欢迎来到麦乐村》等援外主题电视剧,致力以充盈的故事蓝本完成援外事迹的版图接力,从而准确、立体地描摹出中国援外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果。可以说,援外主题电视剧通过真实性反映援外事业成效,艺术化呈现援外情感内核,成为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

援外主题电视剧是在“一带一路”倡议视域下,我国开展援外事业的具象化写照。无论是直击海外救援现场的《和平之舟》,还是不同维度聚焦援外医疗事迹的《一起深呼吸》《埃博拉前线》《欢迎来到麦乐村》,这些电视剧作品均基于对当前我国援外实践的客观记录,深刻展现出我国立足世界、开放包容的大国胸怀,生动再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合作共赢的精神面貌。当援外主题电视剧逐渐成为见证中国对外形象的重要载体,其间作品涌现和佳作频出的创作生态,无疑标志着“一带一路”正在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映现出我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

援外主题电视剧不仅立足于讲述中国故事,还着眼于讲好中国故事。就电视剧的艺术属性而言,它拥有着得天独厚的审美锻造力与情感传达力。这些年《媳妇的美好时代》《金太狼的幸福生活》《三十而已》《山海情》等聚焦当代中国社会百态的现实题材佳作在海外取得的热度,无不映现着电视剧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形象上大有可为。如果说这些中国好剧能够畅销海外,深受其他国家观众的广泛喜爱,得益于作品有效提炼出跨越国界、文化、种族的共通情感,那么援外故事题材更是进一步将这种人类共通的情感进行“最大公约数”的缝合浓缩,最终达成对外释放友好往来的发展理念、对内增强民族自豪感的共同体意识。

由此可见,援外主题电视剧的创作理念与传播效应所携带的功能属性,意味着该题材已然成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

创新案例: 《幸福草》践行以人为本位的创作理念

作为重大主题电视剧序列中的有机组成,援外题材的创作亦面临如何让宏阔视域下的命题表达得以落地,从而确保援外故事的可靠、可敬、可共情。相比较《一起深呼吸》《埃博拉前线》《欢迎来到麦乐村》等的传统医疗救援故事母题,《幸福草》转向贴合时代步伐的科技扶贫新故事,找到挖掘援外内容的新切口。

居于国家战略高度的菌草援外事业,势必逃脱不了宏大叙事的话语规则。于是《幸福草》选择将“人”摆在叙事的首要位置,秉持着以人为本的创作理念,通过个体关系的小切口烘托援外事业的大背景,从而将援外主体和援外对象共筑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脉络之中。

首先,援外主体的落地化。《幸福草》的主人公黎长欢是以“中国菌草之父”林占熺为原型,以“小家”和“大家”双线并进,通过个体关系的小切口烘托援外事业的大背景,从而将援外主体和援外对象共筑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脉络之中。首先,援外主体的落地化。《幸福草》的主人公黎长欢是以“中国菌草之父”林占熺为原型,以“小家”和“大家”双线并进,通过个体关系的小切口烘托援外事业的大背景,从而将援外主体和援外对象共筑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脉络之中。



靳东(左)在《幸福草》中饰演援外菌草专家黎长欢。(上图) 靳东(左)在《欢迎来到麦乐村》中饰演援外医生马嘉。(左图)



靳东(左)在《幸福草》中饰演援外菌草专家黎长欢。(上图) 靳东(左)在《欢迎来到麦乐村》中饰演援外医生马嘉。(左图)

同时,通过举重若轻的真情实感和诙谐幽默的叙事节奏,菌草援外小分队成员郑伟龙、黎瀚、李春华的“不完满”人生状态跃然纸上,并在个体的成长轨迹中升腾家国的浓郁情怀。这些处于各种关系张力结构网络中有血有肉的援外工作者,让其面临语言沟通、物资匮乏、设备短缺、文化差异等诸多困境时,所迸发出的“越是艰险越向前”的无畏精神成为打动观众、引发共情的重要情感支撑。

其次,援外对象的清晰化。长期以来,在援外主题电视剧的叙事模式中,被援助国家的人民通常处于等待被拯救的“失语”状态之中。《幸福草》花费大量笔墨描绘出巴马拉区域版图中的社会关系图谱,通过对援助对象细致入微的群像化书写,让其逐渐摆脱工具化的角色功能属性。尼卡与维索拉所代表的是两个部落间父辈的世仇关系,而各自的继承人瓦伊和小雨果让这种世仇状态转变为握手言和、共建家乡的共赢关系。同时,玛莎、诺拉所展现出的努力生活、追求理想的女性觉醒意识,以及由不情愿到自愿加入菌草技术培训班的当地人民,都表明菌草科研团队贯彻“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理念是合理且有效的,也从

侧面折射出中国援外实践不仅为他国带去技术成果,更是助力援助对象拥有自食其力、谋求发展的独立精神品格。

有意思的是,《幸福草》设置了援外事业“可持续”推进的对称线索,无论是中国援外工作者还是巴马拉人民,双方均在际关系的传承中,诠释援外事业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由此,当“幸福草”在巴马拉乃至全球各地落地生根的时候,背后承载的是世界不同国家的芸芸众生命运相连的温情与共情。

提升路径: 援外主题电视剧创作的优化空间

随着相关剧集形成的热播效应和社会讨论度,不仅让创作者看到援外主题电视剧具备不断延展的叙事潜能,同时还引发思考的是:援外题材故事还存有哪些不足?以及有哪些创作层面的改进可能?

同样是聚焦扶贫事业,《幸福草》的叙事风格和情感表达类似《山海情》等优质现实题材剧集的创作框架,但其市场



郭涛(左)在《幸福草》中饰演援外菌草专家黎长欢。(上图) 靳东(左)在《欢迎来到麦乐村》中饰演援外医生马嘉。(左图)

覆盖率和观众接受度却稍显乏力。究其原因,援外题材故事的讲述,题眼在于对“援外”二字的拆解,只有充分且全面地理解援外事业,才能找到适合援外主题电视剧创作的方法论,进而创作出国内外观众都喜爱的故事内容。

故事的真实性与精彩性来源于文本素材的丰富性。从近些年播出的援外主题电视剧来看,故事主要集中在援外医疗、人道主义救援、海外基建等领域,从某种程度上容易造成大众对“援外”的狭隘化理解,并引发观众的审美疲劳。同时,援外故事不仅指涉物理空间意义上的走出去,也可以关注其他国家人民在中国境内收获中国政府、人民帮助的故事,进而生发出更加接地气、可看性的多元故事文本。

“援外”工作的推进不仅取决于中国援外工作者的努力,还依靠相关国家人民的全力配合,主体间的双向互动达成援外工作的真实落地、情感共鸣。不难发现,当前一些剧集虽带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叙事风格,但叙事视角仍按照援助者的行动轨迹谋篇布局,被援助国及人民仍作为旁观的“依附者”。《幸福草》似乎找到适合的文化交流距离,引领观众



郭涛(左)在《幸福草》中饰演援外菌草专家黎长欢。(上图) 靳东(左)在《欢迎来到麦乐村》中饰演援外医生马嘉。(左图)

去感知被援助者的行动逻辑与精神世界。但《幸福草》与《山海情》所触发的观众情感落差,恰恰反映出援外主题电视剧面临最为棘手的问题:怎样处理异国环境与本国观众的心理距离。因此,如何以行之有效的叙事策略和叙事视角拉近观众对不同国家文化的理解认同,依旧是需要不断思考的创作难题。

援外对象的多元性会扩大援外主题电视剧乃至中国电视剧的传播范围。“一带一路”是沿线众多国家与地区共商共建的联动发展倡议,但目前援外故事的择取主要以非洲腹地为主,缺乏对其他沿线国家与地区文化的差异性呈现。带领观众领略不同国家地区的文化氛围与风土人情,将会提升援外故事的叙事精彩度,也会降低中国电视剧走出去的“文化折扣”。

可以展望的是,《欢迎来到麦乐村》《幸福草》等一批对援外主题电视剧的创新性表达,为援外故事注入别样的叙事生命力,彰显出援外主题电视剧强大的艺术表现力,也让观众有信心期待援外故事的继续书写。

(作者为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博士生)

文学新观察

短篇网文:网络文学的“新赛道”

李玮

网络文学就是动辄千万字的“大长篇”?在人们的印象中,写到几百万字才完结是网络文学的常态,但近年来,网络文学文体发生重要变化,大量二十万字乃至万字左右的“短篇”爆款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所谓“短篇”,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由于目前网络文学仍以百万字以上的长篇为主流,所以从整体上看,二十万字左右的网络文学作品都可归类于“短篇”网络文学之内。“短篇”的网络文学的勃兴带来网络文学发展业态的变化。它促成了新的IP转化方式,也辐射带动了以短篇为特色的网文平台的快速发展。短篇网文以其信息化、集约化、戏剧性等特点,迎合了现代用户碎片化的阅读需求,也为市场提供了更为多样的文学选择。这种形式的网络文学注入新的活力。

从“长篇”到“短篇”的转变,不仅是网络文学演进的必然趋势,也是网络文学边界拓展的标识。需要强调的是,短篇并非长篇的“边角料”,也并非简单的内容压缩。短篇作为新的网文类型,为网文新风格的创造提供了可能。

短篇网文创作通常有以下几个突出的特点:

首先是对开篇的重视。在信息泛

滥的网络海洋中,开篇是潜在用户转化为受众的关键,所以短篇网文的开篇往往利用读者的“猎奇”心理,设计有意思的话题作为开头。知乎网文就是经由一个个让人感兴趣的话题回答发展而来:“女人狠起来有多可怕?”“有个占有欲爆表的男朋友是什么体验?”“有没有女主异常清醒的文?”“如何以‘你来得太迟了’为开头,写一个故事?”小柴崽子的《月亮警告》就是“如何以凌晨三点,官方警报消息吵醒了你,消息内容是‘不要抬头看月亮’为开头写文章”的话题回答。作者或者采用具有反差性看点的情节作为起始,如“变成祭品后,我穿进了克苏鲁世界”,将两个在时空上看似都毫不相关的事物杂糅在一起,激发读者的好奇心;又或者利用情绪点作为开篇来吸引读者,如“恋爱五年,男友还爱着白月光”“被抛弃二十年,亲生父母来相认了”,刺激读者对故事产生共情,从而增强其对故事后续情节发展的强烈期待和情感投入。以一个极具荒诞性和突变性的议题展开“脑洞”,是短篇网文能够在信息流中脱颖而出的重要因素之一。

其次,短篇网文在情节设置上更集约,也更具动作性。在有限的篇幅内,作者能够通过精心设计的叙事策略,实现故事情节的高效推进和情感的快速积累,这多数时候表现为密集的反转。如作者西边高出的《最后的卧底》中,作者通过不断设置小反转和大反转,加深

了故事的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主人公郑琳收到好友许晴的求救信息,提示了男友孟浩的危险,但接下来郑琳就见到了“精神失常”的许晴。随着情节的推进,孟浩揭露自己卧底警察的身份警告她要小心许晴。又如作者点灯的《活在真空中》,在两万多字的篇幅里完整呈现了一个杀人铁案的三次反转。小说与紫金陈的《沉默的真相》类似,采用了案中案的视角。但省略了生活的细节、人物的前史、庭审的过程等,代之以一个个反转来结构全文。一桩似乎没有辩护余地的杀人案,三次翻供,三个“真相”,小说紧凑高效的叙事吸引了读者的注意力。真相曲折,探秘过程层层反转,短篇网文对于悬疑题材的热爱,正是一种对高效叙事的青睐。

再次是对场景的简化和对话的戏剧性处理。在短篇网文中,写作者往往选择省略那些有冗余感的细节描写,转用简洁的概述性语言进行叙述,尽可能在寥寥数语中完成最大限度的信息输入。例如在科幻末日题材的《末日人类动物园》(白桃柠檬鸡奇杂)中,作者仅用“我是最后一个被捉住的”这句话,就交代了全班同学被虫族捉住的前情;在《反派教我追女生》(蓝三角)中,七皇子一句“蠢货,朕陪你重生了三十三次”就呈现了一个充满戏剧性的小说前史;在知乎关于“如何写出有趣的对话”的讨论中,就有网友指出,“语言上的”试探,谎言,威胁,献媚,诱惑,反驳,施压,

安慰,赞同,反对“这些东西本身就是‘看点’,而且对剧情的推动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短篇网文的写作中,作者通常会避免使用冗长的抒情独白或知识性输出,以及非关键场景下的寒暄式对话,甚至是“非必要,不对话”,只在最关键的情节中,用简化的场景和具有戏剧性的对话凸显人物性格。

除了能够在较短的篇幅内以精彩的开篇、强反转和精炼的叙事、对话获得读者喜爱之外,当下短篇网文在主题方面也有诸多特点,即通过“反套路”表达新价值观。

比如以“反恋爱脑”的设定对将女性价值局限于恋爱关系中的陈旧观念的有力反击,借以表现现代女性的自强自立。知乎问答社区中“为什么后宫中嫔妃们一定要争宠?”这一问题下,答主梦娃就讲述了这样一个不屑于“争宠”的宫廷故事,“千万不能喜欢上皇上”是这个后宫的“生存法则”,对传统宫斗剧进行的颠覆让知乎拥有了现象级IP《宫墙柳》。《校园文里的路人甲》(我爱磕CP)中,男主和女主因谈恋爱成绩一落千丈,相反,与恋爱“绝缘”的“我”反而一直好好学习,最终成为著名科学家。

《公主心中无男人》(苏荔)中,每当公主耽于情爱,被男人做的一顿“早膳”、“一只‘手套’所感动时,“穿越者”父皇总是金句频出,幽默而尖锐地提醒她:“宫里的御厨是该换了,你想要粤

系、川系还是淮南系?”“是宫里的绣娘不够优秀还是朕给的绸缎不好,你非要戴三无产品?”“男人会让你失落,但钱不会。”这些非传统的叙述视角与对话情节不仅轻松风趣,也传达了关于女性独立的价值观。作品结尾揭示“父皇”是一位女性穿越者来了,他/她对我的期待是“我希望你像风、像鸟,拥有属于自己的青山和云海……”而且强调“不是只有尊尊文里的女主才叫大女主,只要是遵循本心地活出自我的女性,都是大女主。”

再如,短篇网文也在反“主角光环”,表达众生平等的价值观。《洗铅华》(七月荔)将视角附在穿越小说中最不讨喜的恶毒女二华浅身上。《校园女主她觉醒了》(桃花不煮酒)让校园虐恋文中的听障女主重生,勇敢反击霸凌,打破男主看似“深情”实则虚伪的表演。

甚至有的短篇网络文学用集约的方式表达革命者的济世精神和反思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比如《点燃星火》(栗子多多)设置了多个穿越者,“我”来自2023年,而母亲来自1940年,“我”及母亲,前世是革命者的母亲拿着小册子走进房门,对“我”讲“德先生与赛先生”,启发我树立为打破不合理的制度而奋斗的信念。两个穿越者的视角对于封建社会的不平等制度有着天然的排斥感,一拍即合,建善庄、开学堂,做启蒙民智的事业。《末日人类动物园》(白桃柠檬鸡奇杂)则从人与自然的关

系出发,探讨了平等的另一层含义。小说设想了一种极端的情景——人类在末世不再是地球的主宰,而是沦为虫族圈养的“珍稀动物”。通过身份的逆转,作品试图引导读者站在动物的角度,认识到平等对待所有生灵的重要性。短篇网文或是为那些有弱点和局限性的角色赋予“主角”的冠冕,撰写他们的生命轨迹;或是以微弱却坚定的配角,挑战并颠覆原先“主角们”所享有的“统治地位”。

反“主角光环”的叙事手法不仅为那些通常被边缘化的角色提供了发声的机会,也呈现了种种崭新的视角,那些作品让我们得以重新审视和思考那些被传统类型化叙事所固化的权力结构和角色定位,并由此反思各种“套路”中陈腐的价值观,用“反套路”传达新观念。

短篇网络文学既是信息网络时代读者需求变化的产物,也是网络文学自身成熟的阶段性表达。在当前快节奏的社会背景下,大家更加渴望在越来越碎片化的时间里充盈、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而短篇网文以其富有创新性的表达和不乏深刻性的主题,成功在浩瀚的网络文学世界中开辟出了一条“新赛道”。这种文学形式丰富了网络文学的生态,也以高昂强劲的发展态势,建构出一个更加多元和包容的阅读空间。

(作者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